

大同市文化丛书 主编 王生忠

悬空寺

(下)

张志强 薛青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大同市文化丛书 主 编 王生忠

县志

(下)

张志强 薛青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空寺(下)/张志强,薛青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2.6

大同市文化丛书/主编 王生忠

ISBN 978-7-5457-0582-9

I. ①悬… II. ①张… ②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7607 号

悬空寺(下)

著 者:张志强 薛青

责任编辑:田潇鸿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元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48.25

字 数:8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582-9

定 价:16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王生忠，山西大同人，1967年12月生，大学文化，曾是一位在军营里接受过锻造并多次立功受奖的军人，转业地方成了一名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创办经济实体的探索者、实践者、实业家。上世纪末，他亲手创办了雁门关外、古城大同颇有名气的浩海集团，并任浩海集团董事长。他引领集团5000多名员工励精图治、扬帆出海、奋力拼搏，一跃跻身山西百强民营企业，成为塞上云中一颗耀眼的明星。现在，浩海集团已是拥有9家子公司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深受校园文化、军旅文化熏陶的王生忠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关心大同文化的发展繁荣。他深谙经济发展更需文化建设的支撑，只有搭建起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平台，才能实现二者双赢的道理。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与有关部门、单位协作配合，先后支持成立了大同市云冈书画院、大同市诗书画印研究会。并赞助举办了晋、冀、内蒙书画家的多次成功笔会，赞助策划编辑了“大同礼赞”文化丛书、“恒山文化”丛书，先后出版发行了《云冈石窟》、《大同礼赞》、《悬空寺》等大型画册和各种题材的书籍。许多文化仁人志士都说，大同文化镌刻王生忠的印记真是无处不有！



张志强，1949年12月18日生，山西大学毕业，中共党员，中级记者，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68年9月高中毕业，做过话务员、材料员、报社通讯员，在县五金厂干过车工、电机修理工。1973年经过推荐、考试、选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西大学。任过数学系课代表、系诗刊主编、校刊副主编。1976年10月毕业，被分配到浑源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科第一副科长、理论科长，发表过数以千计的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和报告文学；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杂文、散文、诗词和理论文章。先后出版专著《传奇清官》、《恒山尼》、《平民县长》、《大清河帅》、《北岳大帝》。



薛青，男，1946年10月生，大专文化程度（后补学历），高级记者职称，中共党员。1962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务、话务、报务、投递、无线电、邮政营业、食堂管理、县委文秘等“八大员”。步入新闻专业后，担任《山西日报》记者、记者站副站长、站长、《山西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常务主任等职。发表过数以千计的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有的被评为国家、省市好新闻奖。一不小心，滋生了一点文学细胞，偶尔著书立说，与同行一道，由新华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了《粮王之歌》、《平民县长》等长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此间，在老友、省作家协会会员张志强等同志鼓动引领下，开始对博大精深的“恒山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步涉猎并有了阶段性成果。

主题歌

虎啸龙吟，声震河山，引得佛楼共
鸣。木鱼慢敲，经卷低诵。不愧人天北
柱，提长剑，放马驰骋。驱外寇，兴亡
满眼，据鞍笑功名。

翎根不曾脱，南国北疆，众口称
颂。有无边新月，尚想弯弓。九州谁做
主？时昂首，布衣黎民。君不见，悬空
寺院，从古留到今。

调寄《满庭芳》

目 录

不杀坏人并非善	1
恒山论道	20
少女情怀都是诗	42
威镇上海滩	56
英雄多故谋夫病	76
笑对天下不平事	97
劝君也念阿弥陀	112
血沃中原肥劲草	137
相逢一笑泯恩仇	159
一箫吹散兵八千	177
怒骂蒲安臣	205
莫说苍天无报应	232
凭吊赖文光	257
度化张宗禹	285
欲借北柱擎华夏	306
浩气留大漠	336
片尾曲	363
后记	364

不杀坏人并非善

一股大风卷着火焰，猛然向卡·莫尔扑来。

“经理，快点儿躲开！”阴阳和怪气双双赶到，一边说，一边扶着卡·莫尔出了洋行。

火越烧越旺，风越刮越大。

整个洋行，在夜色中成了一片火海。

“天主呀，叫我怎么向蒲安臣交待呀？”卡·莫尔望着大火仰天狂叫。

阴阳说：“卡大人，不要过分悲伤，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您可以东山再起呀！”

“是呀！卡大人，您要冷静下来，查出是谁干的，咱们去找他算账，出了您心中的这口恶气！”怪气也劝了一句。

卡·莫尔把腰刀一抽，灰蓝色的眼睛里冒出了两股凶光。

一弯明月在夜空中慢慢飘动。

“妙婵姐姐，咱们烧了洋行，美英帝国能不追查吗？”妙秀不安地问。

萧娟娟看了一眼妙秀，微微一笑说：“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更何况，咱们没给他们留一点儿把柄，这些侵略者又能奈何？”

一伙人一边议论，一边走。仪琳师太夹在人群中，有点儿气喘。

妙兰说：“师太，您休息一会儿吧。”

仪琳说：“不用啦，前头就是咱们的吉祥钱庄，到那里休息吧！”

“也好！”妙兰应诺着。

白云装点夜色，月牙斜挂树梢。一个屋子里，灯光明亮，还响着噼噼啪啪的算盘珠子撞击声。

酒仙与车夫坐在桌子旁，低着头一边拨拉着算盘，一边记着账。

车夫高兴地说：“这一个月，咱们钱庄又赢利三十万两白银呀！”

“好呀，钱庄挣了钱，悬空寺兴哉，老夫也有酒喝喽！”酒仙笑着说了几句，嘴又不由自主地咂巴了几下。



车夫站起来说：“您看看，一提酒字，又把您老人家肚子里的馋虫勾起来了！”

“是呀！”酒仙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小酒壶，有滋有味地喝了几口。接着吟了一句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可不是吗？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呀！”车夫也发着感慨。

炉火燃得正旺，火光映红了坐在桌旁的两个微笑的面孔。

仪琳带着一伙人走进来。车夫连忙走到门口迎接，说：“师太几时来到了江南？”

“半个月啦。”师太回答了一句，走到床头，一边慢慢坐，一边问，“这一个月买卖如何？”

“又赢利三十万两。”酒仙收起酒壶，掩饰不住激动，高兴地回答。

仪琳微微一笑说：“善哉！善哉！”

车夫说：“看您老人家的神情，蛮好呀。”

仪琳说：“比起从前只在庙里焚香念经的日子来，这毕竟充实得多哟！”

“好呀，那您老人家就常出来走走吧！”车夫说。

仪琳信步走上二楼，推开窗户，望着不远处的长江水。

婵娟和妙兰随后跟了上去，站在仪琳身后，也向长江那边望去。

长江岸边，炮声隆隆。赫德挥着战刀大声说：“加大火力，给我猛攻！让僧格林沁彻底消灭太平军。”

妙兰生气地说：“这些洋鬼子怎么就非得搀和中国的内政呢？经商就经商，传教就传教，他们管得怎这么宽？”

婵娟冷冷一笑说：“怎就叫侵略者呢？”

仪琳感叹道：“这个僧格林沁如今又开始杀人啦！”

淮河两岸，大火熊熊。一伙洋人一边放火，一边杀人。

荒草丛中，一伙老年人哭天喊地。

一些年轻男人想跑，被洋鬼子举枪打倒了下去。

一伙洋人上前，一边大笑，一边割着他们的头颅。

一些年轻女人上前求情：“兵爷，这些人是好人，放了他们吧。”

洋人一抬腿，把求情的女人踢到一旁。

“妈妈，妈妈！”一个小男孩一边跑，一边叫，扑到了一个女人身上，又仰起小脸大声骂：“你们这些人，真是一伙牲口。”

一个洋人看了一眼，扬起手中的刀，向小男孩头上砍去。

鲜血从小男孩的额头上流了下来。

“弟兄们差不多啦，咱们可以回去向僧亲王交账喽。”易开俊说。

洋人这才收起屠刀，装点人头，一边慢慢走，一边高兴地说：“僧亲王的赏钱，今天应该多一点儿喽！”

淮河怒吼着，水浪滔天。大风吹着，树摇草低。

一排排削光的木棚栏，深深地埋在黄土里。一顶顶灰色的布帐篷有序地排列在荒草滩上。

群星捧月似的一座豪华大帐篷前，铺着一条红色的地毯。帐前站着两名手按佩剑顶盔贯甲的将官。官文沿着红色地毯匆匆地向大帐篷走去。

两名将官点头问候：“大人好！”

“辛苦啦！”官文一边还礼，一边走进大帐篷。

帐篷内，坐着许多人。

僧格林沁坐在中间的虎皮椅子上，神态严肃地说：“只差曾国荃一部，我们各路将军的人马都相继到了预定方位。这很好！蒙太后和皇上恩宠，僧某任大将军一职，望诸位多多扶助。大家精诚团结，和衷共济，把赖文光、张宗禹等部一举歼灭，以安社稷，以报皇恩！”

“愿听大将军调遣！”一伙人大声表态。

官文疑惑地问：“不知曾国荃为何迟迟到不了指定的方位。”

“他奶奶的，人心隔肚皮，谁能说得清楚呢？”僧格林沁生气地骂。

官文也不高兴地说：“曾国荃有了大靠山，不把亲王当回事喽！”

“等消灭了赖文光、张宗禹等部，我回京，一定要参曾国荃一本！”僧格林沁气愤地大骂。

官文劝诫道：“亲王不要生气，以您在朝廷里的威望，您老收拾个曾铁桶还不容易吗？”

“收拾他，老夫像宰只小羊。”僧格林沁自信地大叫着，自豪地向河北方向望去。

一阵大风猛吹。直隶总督府的两串大红灯笼剧烈地摇摆着。

曾国荃带着踌躇满志的神气，匆匆进了直隶总督府。

“大人请！”门卫合腰恭请。

曾国荃头也没点，一直往里走。

曾国藩坐在逍遥椅子上，一手端着茶，一手捧着书。身边有两名女子，一个为其捶腿，一个为其揉脚。

一个幕僚走进问：“大人，裁减湘军的奏章我已经写好了，您过目吗？”

“不用啦，立即上奏！”曾国藩回答了一声。

“我立即去办。”幕僚说完，扭头走了。

曾国荃一进书房，就大声叫嚷：“大哥，这湘军不能再裁撤了呀！”

听见二弟来了，曾国藩立即坐起，放下茶杯，放下书籍，高兴地说：“二弟，你来了，快快坐下，歇一歇吧，鞍马劳顿的，够辛苦你喽！”

“辛苦点儿没关系，可湘军不能再裁撤了呀，那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呀！”曾国荃着急地相劝。

“没办法呀！”曾国藩感叹了一声。

“那你准备裁撤多少？”曾国荃问。

曾国藩说：“裁十万。”

“大哥，你这是怎么啦？如此大量裁减湘军，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曾国荃怎么也不能彻底理解曾国藩，不免生气，病在了床上。

曾国藩生怕二弟闹事，便上奏朝廷，让曾国荃回湖南老家养病。

接到圣旨，曾国荃回到湖南，亲自监工营造曾家府。

车水马龙，工匠云集，一座府院渐渐落成。

曾国荃十分高兴，放声高唱：

堪笑他谋王图霸，那些个飘零四海便为家。万言书随身衣食，三寸本分天涯。谁弱谁强排蚁阵，争甜争苦闹蜂衙。但逢着称孤道寡，尽叫他弄鬼搏动。那里肯同群鸟兽，说什么吾岂垮瓜。有几个东的就，西的凑，千欢万喜；有几个朝的奔，暮的走，短叹长呼。命穷时整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间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饿杀断简走枯鱼，俺只待向西风恰消受长途敲瘦马。些儿撑达，恁地波喳！

阴阳上前几步，小声说：“大人，您真是好心情呀，明天就是甲子八月二十日啦。”

“好呀，咱好好过个生日。”曾国荃说了一句。

甲子八月二十日，曾国荃忙着为自己过四十一岁的生日。门上张灯结彩，显示着曾府的势力。门前马来轿往，一些军政要员和地方官吏争相趋炎附势。官文送上了重礼。曾国荃坐在太师椅子上笑纳。

“栗大人到！”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曾国荃立即从太师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迎接，“不知耀兄驾到，有失远迎，请恕罪！”

“哪里敢治国荃贤弟的罪呀！”栗耀微笑着说。

二人分宾主坐下，一边品茶，一边交谈。

栗耀说：“愚兄祝福你，身经百战，健体回乡呀！”

曾国荃说：“这是大哥硬安排的呀！”

栗耀说：“国藩真圣人也！”

曾国荃不解地问：“此话怎讲？”

栗耀说：“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精华。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曾国荃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大哥也可能这么想。”

二人正说着，不觉曾国藩慢慢地走进来。

曾国荃一看，上前抱住了曾国藩，高兴地说：“大哥，你还记得二弟的生日呀？”

“怎能忘记呢？”曾国藩说着，也紧紧抱住了二弟，不觉流出了眼泪。

栗耀上前一步，恭敬地问：“侯爵大人，小弟这厢有礼啦。”

曾国藩一听栗耀问候，放开二弟，连忙扭头，看了一眼栗耀，高兴地说：“栗老弟，你也来啦。”

栗耀说：“国荃老弟过生日，我岂能不来？”

曾国藩说：“你这个人哪，情深意重。记得 1854 年 4 月 28 日，我亲率湘军水陆各营进攻靖港，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我投水自杀，是你督师援救。1855 年 2 月 11 日，你骗去太平军才使我能活到今天，享了此誉呀！”

“那也是一时情急，急中生智，想出的权宜之策。主要是侯爵命大福大，造化大呀！”栗耀自谦地说笑着。

曾国荃一边插嘴：“大哥每次谈起此事，都要提到你栗大人呀！”

“没什么！”栗耀说了一句，又向屋外喊：“抬上来！”

一个人手端紫檀木盒，走进了屋，并且把木盒打开。

栗耀说：“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紫芝，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请国荃贤弟笑纳。”

“好东西，北岳紫芝，贵重呀！当年嘉庆皇帝还派通政使到恒山专门采



掘过紫芝呢。”曾国荃一边说，一边把紫芝收了。

曾国藩站起来，走到书桌旁，铺好纸，拿起笔，微微一笑说：“我要提笔疾书，赋诗一首，聊表祝贺。”说着，便在一张宣纸上写了起来：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太虚无。

“好诗！好诗！”栗耀站在一旁称赞着。

曾国藩一抱拳说：“能得到栗大人的称赞，欣慰矣！”

栗耀说：“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处世不退一步处，如尺蛾投烛，羝羊触藩，如何安乐？”

曾国藩高兴地说：“有道理，我一向用心所在，都是如此啊！”

栗耀笑了笑说：“侯爵就是一国之藩，难道这不是天意吗？”

“真是呀，我的名字符合此意啦！”曾国藩一捋胡须，哈哈大笑说着。

一伙人都笑了，笑出了各自的情怀和风采。

门外一人喊：“礼陵知府到！”

曾国荃说：“请！”

栗国华从门口匆匆走进，大声说：“祝伯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曾国荃一摆手：“咱们不信那一套，国华请坐！”

“真是大将风度！”栗国华说着，慢慢坐在一旁。

栗耀看到国华，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上前，握住栗国华的手，关心地问：“国华，任上如何？”

“还算可以。”栗国华说着，眼含着热泪。

曾国荃慢慢走到栗国华身旁，似乎随便问：“国华呀，你怎么把一个国色天香的媳妇给卖了呢？”

栗国华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别提啦，是事制的呀！”

“妙婵文武双全，巾帼英雄也！”曾国荃大发感慨。

“家道不幸！”栗耀脸色一变，连忙说，“请贤弟多多包涵！”

曾国藩一瞅曾国荃，不高兴地说：“一念一言，切勿犯忌！”

曾国荃看着曾国藩耍了一个鬼脸，连忙向栗国华道歉：“我不该问，我不该问，真有点儿对不住哟！”

“没关系，没关系！”栗国华说。

栗耀怕把萧婵娟的事扯得太多，到时不好收场，一拉栗国华的衣袖说：“你给曾伯爵的礼呢？”

栗国华一愣，连忙向屋外喊：“抬进来！”

两个人抬着一个木箱，走到大厅，把箱盖揭开，露出一件金缕衣，金光闪闪，满厅生辉。

栗国华指着金缕衣说：“伯爵，此乃恒山著名匠人雷氏为成吉思汗所造，有刀枪不入之功效，请笑纳！”

见了如此宝贝，曾国荃眉开眼笑，连声说：“很好！很好！”

阴阳走到曾国荃身旁说：“伯爵，菜上齐了，快请客人入座吧！”

“快请各位！”曾国荃吩咐了一声。

栗耀跟在曾国藩身后，一边望着南方的天空，一边默默祈祷：“萧婣娟呀，请你不要再惹麻烦啦！”

天高云淡，大雁南飞。小溪潺潺流急，百花盛开带露。

小天王与婣娟一起走着。婣娟说：“真王，你既然用人，必先识人。”

“如何个识人法呢？”小天王急忙请教。

婣娟说：“对人要六观、六验。”

小天王问：“何谓六观？”

婣娟说：“所谓六观，即如果他显达，就观察他交往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观察他举荐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他赡养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观察他采纳的都是什么；如果他闲居在家，就观察他学的都是什么；如果他贫贱，就观察他不做的都是什么。”

“何为六验呢？”小天王又问。

婣娟说：“所谓的六验，即使他高兴，借以检验他的节操；使他快乐，借以检验他的邪念；使他发怒，借以检验他的气度；使他恐慌，借以检验他的卓异品行；使他悲哀，借以检验他有没有仁爱之心；使他困苦，借以检验他的意志。”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要以‘六观’、‘六验’来看一些人的真伪、廉贪和美丑！”小天王发着感慨。

付善祥匆匆赶来。

小天王问：“有什么消息？”

付善祥说：“曾国藩所直辖的陆师大部被裁，只剩下鲍超、刘松山两部共万余人。左宗棠部湘军也被裁去四万多人。僧格林沁正督师猛进，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哟！”

“确实是一个特大的机会！”小天王感叹道，“我们一定要开一次军事会议，商量一个稳妥之策。”

“阿弥陀佛！”婵娟一抱拳说，“就此告辞了！”

小天王也一抱拳说：“后会有期！”

萧婵娟一闪而去。望着婵娟远去的背影，小天王也沿着一条小路慢慢地走着。一阵阵东南风不停地吹拂着一大片青松翠竹。在这片青松翠竹间，一座大寨隐现其间，上写着“高楼寨”三个大字。一伙伙太平军将官相继来到。小天王便在山东高楼寨召开消灭僧格林沁军事会议。

任化邦说：“此妖不除，百姓遭殃！”

一伙将官也叫喊：“杀掉僧格林沁，不能再等了。”

小天王看了看大伙，斩钉截铁地说：“遵王，你从南路向高楼寨一带集结，梁王、鲁王你二人分别从东西两路向高楼寨猛扑。三路大军合击，僧格林沁插翅也难逃。”

妙淑双手一揖：“善哉！善哉！”

齐鲁大地上，风骤雨急。

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三支人马行踪飘忽，盘旋于充沂漕济之间。

僧格林沁一边指挥数十万大军一路挺进，一边破口骂：“日他娘的，刘铭传、刘松山和鲍超这三个狗杂种为什么迟迟不到，让老子一个劲地追赶？”

一缕残阳斜照着一块路标，上面醒目地刻着“水套”两个大字。

一面大旗，上写着“遵王”二字，零乱地向高楼寨方向奔逃。

“不能让伪遵王赖文光跑了！”僧格林沁一边喊，一边挥舞战刀尾追着赖文光所部。

突然间，东西两翼分别杀出大队人马。

东边的张宗禹一马当先，大喊：“老魔头，哪里走？”

西边的任化邦冲在队前，长剑一指，大声喊：“老杂毛，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僧格林沁一看中计，急挥令旗，企图让兵马后撤。

无奈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三支人马来势凶猛，僧格林沁的十多万人马被冲杀得乱成一团，死伤惨重。僧格林沁一边逃一边叹气：“真是兵败如山倒呀！”

“胜败乃兵家常事。”成保与陈国瑞两员大将一边安慰，一边问，“王爷，

咱们怎么办？”

僧格林沁定了定神，问：“成保，前面是什么地方？”

“句结。”成保看了看地形，立即回答。

僧格林沁听了听后边，一看没有追兵，才有气无力地说：“就到荒庄安营扎寨。”

溃败的官兵摸着黑，在荒庄安营扎寨。灯火仍然亮着，然而，夜死一样的寂静。一伙伙萤火虫在星光下飞来飞去。一队巡夜的清兵提着灯笼，敲着一更的梆声，走进帅帐。

僧格林沁躺在虎皮椅子上，没有一点儿睡意，问坐在一侧的陈国瑞：“国瑞，你说天明是初几？”

陈国瑞掐指算了算说：“四月二十四。”

僧格林沁眉头一皱说：“四月二十四，是咱们的一个坎。”

陈国瑞看着僧格林沁忧心重重的样子，又安慰道：“王爷，您老人家打大仗恐怕不下一百次吧，不是都过来了吗？您老人家鸿福齐天，这一仗也奈何不了您！王爷放心睡吧。”

“睡不着呀！老夫身经大小战役数千次，真是杀人如麻，堪为人杰。数十年，虽有过几次大坎也都跳过来了。不过，这一次，老夫心中没底，你们看，湘军、淮军的兵将都观望不至呀！”僧格林沁感叹着，走到帅帐门口，向外望了望。

夜幕茫茫，怒风狂卷。荒庄四周隐隐约约闪耀着一些火光。

“王爷，不好啦！”成保慌慌张张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王爷，咱们被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给包围啦。”

“你慌什么？”僧格林沁说着，离开帅帐，站在高处向周围观望。

火光越来越多，亮度越来越大。随着风劲，不时传来“活捉僧格林沁”的呐喊声。

“不好，请王爷快快上马！”陈国瑞说着，把三匹战马迅速牵来。

多隆阿把僧格林沁扶上战马，对陈国瑞说：“快走，咱们保亲王冲出包围圈，再迟就晚啦！”

“走！”僧格林沁无可奈何地发出了逃跑的命令。

夜幕里，三个人踏荒前行，一伙亲兵摸着黑跟在后边，惊起了一群群在杂草中睡眠的野兔和在树杈上栖息的夜莺。

“冲呀。”

“活捉僧格林沁！”

“杀死奸贼，一致对外！”

随着一片喊杀声，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三支人马，像三只猛虎，冲击着僧格林沁军营。

陈国瑞不顾士兵，保护着僧格林沁，左闯右突，身体多处受伤，半夜时分，逃出包围圈。

“陈国瑞，咱们这是逃到什么地方了？”僧格林沁不安地问。

陈国瑞借着星光辨认了一会儿，又急忙回答：“是吴家店。”

“吴家店？”僧格林沁似感不祥地重复了一句，扭头看了看逃出来的兵马，只剩下一小部分，忧心重重地说，“不好，快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向高楼寨开拔。”

一队残兵败将双脚踩着荒草，嘴里嚼着树叶，垂头丧气地匆匆逃命。

大风呜呜地吹着，青松翠竹发出一阵阵好像大海的波涛声。

“僧格林沁，哪里逃？”小天王与黄文英大喊一声，人已闪到僧格林沁面前，宝剑一挥，直取僧格林沁项上人头。

僧格林沁不愧为老将，抽出佩刀挡住了两把快要刺在胸口的宝剑。

多隆阿与陈国瑞一看不好，调转马头，各自逃命去了。

僧格林沁十分生气，再无心恋战，一提马缰绳，一跃数丈。

黄文英一看僧格林沁的战马如此良好，生怕僧格林沁逃跑了，急忙朝着前面的翠竹林大喊：“妙淑小师父，僧格林沁骑马过去啦！”

僧格林沁听见黄文英的喊声，生怕再中埋伏，连忙勒马，想重新选择逃跑方向。

忽然一条白影闪来，僧格林沁坐骑前腿向前一跃，后腿腾空，僧格林沁掉在荒草地上。

黄文英宝剑一挥，取下僧格林沁项上的一颗人头。

“善哉！善哉！”妙淑喊着。

其他兵将一看军中无主，大声喊着纷纷溃逃。

乌云翻滚，风啸树摇。紫禁城内一些官员匆匆奔走，上了金殿。

一些大臣说：“僧格林沁一死，清廷不能对兴起的湘、淮军势力进行牵制，不能再维持满汉军事力量的平衡。想再寻找一人代之，一时间竟找不到